

第六十四回（10）是非难辨

既然你不说话，不抗拒。那你这表现在别人眼里，不是默认是什么呢？所以，那杏仙，尽管知书达理懂体面，却是个干脆利落的精干角色，马上就开门见山的以直接的言行来表达自己的意愿。那女子渐有见爱之情，挨挨轧轧，渐近坐边，低声悄语，呼道：“佳客莫者，趁此良宵，不要子待要怎的？人生光景，能有几何？”

比起玄奘这时候的犹豫糊涂来，这个杏仙，真的是目标清晰、思路清晰、一点不拖泥带水的，直攻玄奘的漏洞。不要小看这几个没什么本事的小妖仙，它们的攻击力，在你的漏洞面前，那可是杀伤力惊人。

现在，这杏仙都攻破城墙了，玄奘师父仍然还，默默的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天知道他脑袋里究竟在盘算什么。可是这一刻谁都知道，玄奘在纠结，纠结么，就是在犹豫，犹豫么，那还不是因为心在动摇嘛。

因判定了玄奘在“考虑”，那十八公松树就马上知趣的见缝插针道：“杏仙尽有仰高之情，圣僧岂可无俯就之意？如不见怜，是未知趣了也。”是呀，人家作为一名女士，欣赏你的才华，能这么主动的向你递送秋波，很难得了，你可不要不知趣呀。柏树忽然想到，作为一名正人君子、圣僧名士，哪里能乡野一样的不懂为人规矩、苟且行事！你看你们啊，松树、杏树，你们这么冒失、激进

，绝对是罪过！你们这么做，断然是污人名，坏人德，非远达也。婚姻大事，岂能凭几句言语就定了？简直是胡闹。如果杏仙真的对圣僧有意思，那也应该明媒正娶！来来来，拂云叟与十八公做媒，我与凌空子保亲。如此礼数周备，方合乎天地之德，方为美事。

正是听到孤直公讲到了明媒正娶，一直在沉默的三藏，这才猛然醒悟、心惊肉跳、脸色大变，前所未有的失态的跳起来、高声斥责。

可是从人类的层面上看，这几个妖怪的想法、观念并没有错，而且呢，必须得承认，人家说的是很正当的，当然，前提是，把主角

玄奘换成一个凡人，话里面的“圣僧”二字剔除掉，替换成凡人的名号；并且如果这几位不是妖怪的话。也就是说，假如玄奘不是出家人，那人家的说话方法、求亲策略，没什么不对。顶多说他们太精明了。

现实的前提却是，玄奘是个出家修行的修行人。对出家人，是不能提婚姻之事的。人家连家都不要了，成什么亲呢。但是，你不能责怪妖怪有意要陷害、诱惑他唐圣僧，因为，从前后这几个妖怪的言谈反应中，能发现，这些妖怪真的不知道，出家人到底是啥东西来的。出家，就是离开家了、抛弃家了，出家人已经是方外之人。

因为他们真不懂，所以玄奘的“陷害”说，

就失去了目标，或者说，压根儿就是打错了靶。玄奘高叫道：“汝等皆是一类邪物，这般诱我！当时只以低行之言，谈玄谈道可也；如今怎么以美人局来骗害贫僧，是何道理！”

玄奘师父这一番怒叫，反而把四个老木头给吓坏了，一个个咬指担惊，再不复言。老天啦！我们好心好意的给他介绍老婆，这和尚竟然认为我们是妖怪邪物，太可怕了、太让人震惊了。我们到底说错做错了什么，他竟然认为我们是妖怪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！于是四个家伙，一个个惊慌失措、说不出话。看见没？人家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妖怪、邪物。你说它们是妖怪，反而把它们给吓坏了。这群木头妖怪，真够有趣的。

那个赤身鬼使，一看玄奘那表现，就觉得你这和尚太虚伪。啊，自打我这姐姐一出现在你面前，就看出来你表现异常、肯定是看上我这姐姐动心了。然而我们大家替你们撮合，你这混蛋反装清高，于是暴躁如雷道：“这和尚好不识抬举！我这姐姐，那些儿不好？他人材俊雅，玉质娇姿，不必说那女工针指，只这一段诗才，也配得过你。你怎么这等推辞？休错过了！孤直公之言甚当，如果不可苟合，待我再与你主婚。”

三藏闻言大惊失色，明明觉得它们不对，却又说不出来人家的话有什么错。只好凭他们怎么胡谈乱讲，软磨硬泡，只是不从。

那赤身鬼使，发现这和尚虽在反抗，却软软沓沓、婆婆妈妈，看上去不像是真心在反抗，鬼使就是有鬼心思，于是就吓唬他：“你这和尚，我们好言好语，你不听从，若是我们发起村野之性，还把你摄了去，教你和尚不得做，老婆不得娶，却不枉为人一世也？”

久经魔怪考验的玄奘当然是打定主意了不从的。可是呢，他又实在是纠结得不行。那鬼使看到的犹豫温吞，一点不错。焦虑挣扎和迷茫中，一个大男人，眼泪不争气的就流下了面颊。因为，玄奘，纠结呀，就好像陷入了泥潭一样，往哪儿使劲儿都挣扎不脱，多么的绝望。如果是妖怪刀架在脖子上，贴在脸上，他或许还会坚强起来。这时候，贴在他脸上的不是刀，是那美貌温柔女子的蜜合

绠汗巾儿、便与他揩泪呢。这群妖怪，是西行路上，罕见的唯一和善对待他的一拨妖怪，而且也是唯一没跟他徒弟们打架的一拨妖怪，也是唯一一拨用最和善的方式、很正儿八经的有教养的人类的的方式，来对待他的。不过呢，也是唯一把玄奘给说迷糊给心悦诚服的跪了的妖怪，它们话语对玄奘的杀伤力，也是顶级的。

在善、不善的认识和分辨上，他的迷糊，让他挣扎、让他内心不清醒、让他不能真正的坚定起来。要不是中途，那松树和诗中突然意外的莫名其妙的掉了链子、道出了不懂修炼的实话，说不定玄奘就会继续跟它们玩下去，加入它们一伙了呢。您说说，唐圣僧到底怎样认识，才是合格的呢？

就这样拉拉扯扯的，天就不知不觉亮了。天亮了，木头们也不提送唐僧走的事儿了。忽然就传来孙悟空他们喊叫的声音了。因为影影绰绰的孙悟空他们听到了好像是唐僧在嚷嚷的声音。然后一直挣不脱的唐长老就莫名其妙的挣出门来了。然后，原来一群人就一晃都没了。

妖怪怕孙悟空他们吗？要是怕的话，也不会发生在孙悟空眼皮底下抢人的事情了。孙悟空他们出现在木仙庵这里的时候，如果真的害怕，要么撒丫子跑掉，要么当即就说清楚并无恶意、并未伤害。它们没有跑掉，也没有敢面对，而是一声不吭的变回原形了。直到死，也再未言语。

还是孙悟空顶级的悟性，从它们的名号中，识破了它们的真形，记住哟，不是通过他的火眼金睛看出来来的原形，是通过它们的名号。要不是因为名号，孙悟空也是识别不了的。当八戒把几棵树木翻倒，那根下俱鲜血淋漓。树木成精，怎么会有鲜血？很可能，这树木，也是被修不成的所谓修行人给附身了，或者是树精们附了执著文采和人世情调的半吊子修行人，有男有女、有老有少。

孙悟空他们来了。树精们为何躲避不见？是呀，啥时候你看见三藏对着几个徒弟吟诗作对、挥洒才情了？

（第六十四回完）